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春阿氏謀夫案 第六回 春阿氏提署受刑 德樹堂沿衙訪案

話說提督衙門因問了德氏等口供，連日又改派問官，熬審阿氏。阿氏是青年女子，因為受刑不過，只得抱屈招認。當時審審司員，回了堂憲，說阿氏謀害親夫，連日訊究，已得實供。定日將阿氏全案送交刑部。不想各界人士，聽了這個消息，大為不平，秋水得了此信，卻極口稱快。當時寫了封信，遣人與烏公送去。信上說阿氏在家時，原不正經，此次殺夫，決定是阿氏所為，別無疑義。烏公得了此信，將信將疑，心與市隱通電，笑著道：「那日你不肯來，秋水調查此案，現在他得意已極。按他來信上說，簡直是損我。你怎麼袖手旁觀，自不來此呢？」市隱隔著電話笑道：「我並非不管。秋水為人，原有些乖謬脾氣，人家說白，他偏要說黑。眾人說真，他口裡偏要說假。我想這件事，不能魯莽。提督衙門裡，此次訊問阿氏，也不無粗疏之處。近日白話報紙錄出口供之後，里巷的議論，皆為不平。紛紛與報館投函，替阿氏聲冤。大概報上的話，您已經看見了。昨日在提督衙門裡，刑訊阿氏。阿氏供說：「自從過門後，我丈夫春英，無故就向我辱罵。這兩句話，可疑得很。」

若不是受刑不過，斷無此言。記得那日翼裡，除范氏一人，回說阿氏夫婦素日不和外，其餘文光等，及文光二女，供的是伊嫂過門後，並無不和。這就是先後不符，可疑可怪的地方。」

烏公道：「是的，是的。但是這件事情，你又沒工夫調查，依你說怎麼辦好呢？」市隱道：「事緩則圓。據各處的議論，范氏的別號，叫什麼蓋九城，又叫蓋北城，平素的聲名很壞。我往各處打聽，她實在是暗娼出身。文光的朋友，有一個姓普的，號叫什麼亭，是他們佐領之弟，與鄙友原淡然兩人相好。就在此案出現的前一天，同在普雲樓上，喝過一回酒。我是各處窮忙，不暇及此。您再打發別人，探聽探聽，如有其事，不妨將普某拘案，問他個水落石出。社會的輿論，自然就平復了，」烏公連連稱是，囑托市隱道：「明天您擇個工夫，到我這兒談談。」市隱亦笑道：「我有工夫便去。秋水那裡，您先不用理他，等著案結之後，他也就明白了。」烏公答應聲是，放下耳機。

正要呼喚瑞二，忽見竹簾一啟，走進一人，正是協尉福壽，垂手向烏公回道：「連升，德樹堂兩人有緊要公事要見大人。」

烏公道：「叫他們進來。」福壽答應一聲，出去傳喚。又見瑞二進來，回說：「鶴大人，普大人來了。」烏公忙的迎出，只見鶴、普二人，一面說著話兒，自外走來，三人見禮畢，讓至書房。鶴公坐下道：「恪謹，你看見沒有，白話報上把我們損苦了，硬說我們翼裡，不會辦事。其實我們翼裡，哪有審判的權力呀！」烏公道：「您不用說了，若不是信你話的，斷不致惹人訕笑。報上的議論，與我所見的略同。我們調查的情形，原沒敢指出實據。若都依你所說春阿氏越發的冤了。」鶴公道：「我調查的情形，俱是實情，誰想此事之中，還另有緣故呢。」

烏公笑著道：「你的眼光稍淺，當日若同你辯駁，你必不樂意。」

說著，福壽等進來，望見鶴、普二公在此。一一請安後，向烏公回道：「連升、德樹堂來了。」說著，門簾一啟，連升、德樹堂二人進來，見了烏公等報名請安，烏公叫連升道：「我叫你探聽的事，得了消息沒有？」連升喳了一聲，笑道回道：「大人交派的事，我已經訪明瞭。大抵鈺福的報告，還的確。」

烏公道：「鈺福的報告，你且不必管。他的報告，雖然未必的確，你調查的情形，也難保無錯。」連升又喳了一聲道：「范氏的綽號，原叫蓋北城，又叫蓋九城。她跟大沙雁兒他們，都是一路貨，早就倚著吃事。近來倉庫兩面兒，也都結了完了。她跟著文光，就算從良啦。文光的牛錄普津，有個兄弟普雲，此人有二十多歲，挑眉立目，很像個軟須子。范氏在家的時候，普雲也認識過她。他二人有無別情，連升可沒法去調查。」

這一句話，說的烏公、鶴公並普公、福壽等，都嗤嗤的笑了，德樹堂扭過頭去，亦笑個不住，連升雖知說錯，然而話已出口，駟不及舌，只得莊莊重重的接著回道：「文光家裡，普雲常去。」

若按報上說，阿氏是屈在已極，若不是阿氏害夫，必是范氏所為，毫無疑義了。」烏公道：「這事你調查的的確麼？」連升道：「確與不確，連升不敢說定。可是揣情度理，若不因為姦情，也決不至於動凶。我在文光家裡，查看情形，大概殺人的凶，不止一人，不管是阿氏、范氏，總得有姦夫幫忙。」烏公聽了此話，點了點頭，隨令福壽等，將普晉、普雲的住址記下，吩咐連升等掛樁跟著，勿令普雲漏網，連升等連連答應，福壽亦隨後退下。

烏公把瑞二喚來，令把近日的白話報紙，按天揀出，遞與鶴公道：「這報上的話，一點不錯。所指的錯誤，亦極有理。」

你細細的看看。」鶴公接了報紙，一而把帽子摘下，一面取出眼鏡來戴上，看那報上，有疑心子的來函，題目是《春阿氏原供，與烏翼尉訪查不符》，一件一件的指出錯誤，上寫著：「昨天貴報上，登載提督衙門，春阿氏的供詞。原供上說：自過門後，我男人無故向我打罵。又供說二十七日行人情回應，我男人無故，又向我打罵。又供說：在東屋洗臉的時候，自己打算尋死。又供說自己一陣心迷，才把男人殺了。」鶴公把眼鏡放下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春阿氏的口供，已承認殺夫是實了。噯呀，怪得很。」普公亦納悶道：「這事怪得很。怎麼這些口供，都被白話報訪去了呢？」烏公笑道：「你真糊塗，前幾日正堂有諭，叫承審司員，把訊問春阿氏的供詞，一律登報，免得外界妄生猜疑，你難道不知道嗎？當初若不登還好，自登出報來，反成了笑話了，」鶴公道：「誰說不是呢。這些口供，與我們所訊口供，大不相同，俗語說：小孩兒嘴裡討實話。那天二正說，伊嫂過門後，並無不和。二十七日他跟他嫂子回家，一會兒就睡了覺啦。死鬼春英，並沒有辱罵阿氏的話呀。」普公亦納悶道：「大概衙門裡，許是用刑給問出來的。我想這件事，極為可怪。若說文光、范氏深夜睡熟，怎麼聽見動作，就知是春英已死，阿氏跳水缸呢？若說是阿氏有意尋死，緣何洗臉時不去尋死，又跑到西房去，用刀殺夫呢？殺夫之後，若真個有意尋死，為何不用刀自抹，反把切菜刀送在東房，又跑到廚房裡，去投水缸呢？」鶴公亦納悶道：「真是可怪，怪不得白話報紙這樣指摘，這些口供，純乎是受刑不過，制出來的。」

烏公亦皺眉道：「為這事不要緊，我得罪一個朋友。」鶴公忙問何故？烏公歎了口氣，遲了半晌道：「咱們的事，本不該求人。我恐其不洽輿論，招人指摘，所以把蘇市隱、聞秋水二人一同請出，求他們事外幫忙，我們也好作臉。誰想秋水來信」說著，把來信取出，遞與普公道：「他說春阿氏不是好人，笑我們猜疑范氏，成了糊塗獄。信皮兒上面，稱我大人，寫我官銜，意思之中滿是挖苦我。昨天又來了一信，依舊的滿紙謾罵，楞說報上所說，都是捉風捕影，一句亦信不得。你道這件事，可笑不可笑？」鶴公道：「那麼蘇市隱先生，也沒有來嗎？」烏公道：「方才蘇市隱通了電來，他的事情很忙，近日與聞秋水也不常見面。據他調查，與白話報上所見略同。跟連升的報告，也相差不遠。」普公道：「這麼一說，這普雲必是個嫌疑犯了。方才恪翁派，實在有理。」鶴公亦插口道：「我想這件事，不宜遲緩，急早把普雲拘獲，送交提署吧，不然，春阿氏就要屈打成招了。」烏公笑著道：「你這個人，可真會後雲覆雨。據你的意思，既說是阿氏所害，怎麼又反過嘴來，說她冤枉了呢？」鶴公急辯道：「不是我一人說冤，人人為阿氏聲冤，我何必懸揣謬斷呢。」

烏公笑指道：「你真是好口齒，我說不過你。」說的普公亦笑了。

一時瑞二進來，回道：「晚飯已齊。」鶴公忙著要走，烏公道：「你這是何苦，在這裡吃飯，不是一樣嗎？」說著，廚役等安放桌凳，鶴公、普公也不便推辭，彼此謙遜半日，各自坐下。僕人等擺上酒菜，普公道：「當我們這類差事，真是受罪。你看那別的衙門，差不多的丞參司員，都是花天酒地，日夜喧呼，看看人家有多們樂呀。」烏公笑著道：「你這話大不通了。世間苦樂，並沒有一定的標準。在你以為苦，在旁人就以為樂。你以為樂的，旁人就以為苦、一苦一樂，就是眼前境界，心念上的分別，又何必發這些牢騷呢。」鶴公道：「我也要同你抬槓。苦子樂子，本是兩件事，如何說是一樣呢？」烏公一面酌酒，一面笑道：「你不要抬槓。你心裡以為樂，就是樂了。你心裡以為苦，就是苦了。中庸上說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，發現出來，便可以為喜，為怒，

為哀，為樂。在於未發之先，那喜怒哀樂，還不是一個理嗎。」鶴公一面喝酒，笑嘻嘻的道：「咱們別抬槓。你說是苦樂一樣，那麼阿氏一案，就不必深追了，反正屈也是不屈，不屈也是屈，屈不屈同是一理，咱們就不用究了。」這一句話，說得烏公、普公笑個不祝烏公把酒杯放下，笑的喘不過氣來，噯呀了一聲，指著鶴公道：「你要把我笑死。」普公亦笑道：「鶴三哥的快言快語，真招人好笑。」鶴公一面喝酒，一面用筷子指道：「你們不要笑，這不是正理嗎。」說的烏、普二公又都笑了。烏公將飲了一口酒，亦笑得吐了。忙笑對鶴公道：「阿氏屈不屈，是法律上的事情，不能以哲理論斷，我的話你沒聽明白，糊裡糊塗，你說到哪儿去了？」

鶴公正欲發言，忽的壁上電鈴噹噹亂響。瑞二忙的跑過，摘下耳機來問是哪裡，又對著電機道：大人用飯呢！有什麼事，回頭再說吧。」說著，掛了耳機，烏公忙喝道：「什麼事這樣說話，難道我吃飯時，就不能當時說話了麼？」說著，把糊塗混帳，罵個不休。普公忙勸道：「不要生氣，告訴這一回，下回來了電話，不可以如此對待就是了。若遇了堂官打電。豈不是麻煩嗎。」烏公站起道：「若真是堂官，還不要緊，若是秋水那人，因這一次電話，就能惱我一生。知我的還能原諒，不知我的聽了，這不是鬧老惡習麼。」瑞二站立一旁，不敢則聲。

遲了片刻回道：「方才的電話，是福壽福大老爺，從公所打來的。若是別人，我當時就來回了。」烏公又喝道：「更混蛋！翼裡老爺們，當的國家差事，論職分雖比我小，並不是我僱的工人，你們要這樣膽大，豈不該死！」說的瑞二臉上，萬分難過。隨又摘下耳機，叫了公所的號碼兒，隨又向烏公道：「福老爺請您說話。」烏公放下筷子，來接耳機。

原來協尉福壽，因在左翼公所，接了提督電話，說春阿氏謀害親夫，業已訊得確供。定日要送交刑部，委翼派人的話。烏公道：「那麼春阿氏謀害親夫，承認了沒有呢？」福壽道：「承認與未承認，大概報紙所說，盡是實供。今天衙門來電，要傳令文光到案，不知是什麼緣故？」烏公道：「既如此，就先傳文光。」說罷，將耳機放下。鶴公、普公問說福壽來電，為什麼事情？烏公一面催飯，一面把提督衙門現已訊得確供，不日要送交刑部的話，細述一遍。鶴公道：「這麼一說，春阿氏謀害親夫，是確而又確啦。」烏公亦皺眉道：「這事我真為難，鬧的我張口結舌，也不敢說定了。」話未說完，忽見門上來回，說隊兵鈕福，要求見大人。烏公點頭說：「叫他進來，」家人答應而去。工夫不大，只見鈕福掀簾進來，見了烏公等，挨次請安。烏公一面漱口一面問道：「你調查的怎麼樣了？」

鈕福笑道：「回大人話，阿氏為人，的確有不正經名兒。今天早間，隊兵在澡堂子裡，聽見人說，死鬼春英，是個標就溜溜的樣子，常在澡堂洗澡。有時他四肢朝天，躺在凳子上睡覺。」

洗澡的人，全部不愛近他，因為他兩隻大腳，非常之臭。」說的鶴公、普公俱都笑了。烏公亦笑道：「說了半天，我都没聽明白，究竟此案的原凶，還是春阿氏不是呢？」鈕福道：「現在報紙上一登，隊兵倒不敢說了。」烏公一面要擦臉，一面向普公道：「你們二位，也不知飽了沒有？我這裡粗茶淡飯，怠慢得很。」普公陪笑道：「鶴三哥飽不飽，我不知道。我是已經飽了。」說著，梆鏗聲響，外面已經起更。僕人把杯盤撤去，按坐送茶。烏公喚懷福道：「你不要專看報紙，從來市井上，沒有真是非。我們當去的差事，要想著如人之意，恐怕不能。」

古人說：豈能盡如人意，但求無愧我心。那真是有定力的話。

若是一大吠影，群吠聲，那還有公理嗎？」鶴公亦笑道：「咱們是當官差，辦官事。報館的話，也可信可不信。你怎麼調查的，你就照直的說。」

鈕福道：「春阿氏的模樣兒，生的很漂亮。在家的時候，很有不正的名兒。過門之後，她一心一意的戀愛舊交，不肯與春英同牀，所以她婆婆、丈夫，全都不樂。」烏公道：「范氏的為人如何？你調查了沒有？」鈕福又回道：「范氏的外號兒，實在叫蓋九城，自嫁文光之後，雖說的好穿好戴，嘴極能說，而莊莊重重。很透正派。連升所說的普津，原是個窮佐領。」

那佐領圖記，還在外頭署著呢。他兄弟普雲，雖不是正派一路人，而確是文光的小使。」因向烏公道：「這旗下的事，你還不知道嗎？沒錢的窮牛桑，慣與領催往來。接長補短，借上包兒錢糧，就是那們擋子事。因此涎皮淡臉的，常在文家苟事。」

買買東西呀，掃掃院子呀，簡斷截說吧，沒什麼起色。」普公點頭道：「這一類人，哪能有起色。他既這樣下賤，就難怪人說他與蓋九城不清楚了。」鈕福道：「噓，可不是吧。終日際捶腰捶腿，笑笑嘻嘻。阿氏過門後，哪裡看得上埃一來春阿氏是個偷香國手，二來蓋九城是個流猾婦人。婆媳兩個，哪兒能對勁呢！」烏公點頭道：「你調查的很是詳細，為什麼殺人的兇器，又藏在范氏屋裡呢？」鈕福答應聲噓，順著腦門子，滴滴流汗。遲了半日回道：「兇器是怎麼件事，隊兵倒沒去調查。」烏公道：「這就不對。調查案件，應從要緊地方，先為著手。案件枝節，很不必過於追求。若是大海尋針，不是難上加難嗎！」鈕福連連稱是。烏公道：「你再去打聽得了細底。」

即來報告。」

鈕福連連答應，退了出來，暗想此案的情形，可真個奇怪。

阿氏是殺人兇犯，怎麼混身上下，並無血跡，反在頭頂，發了重傷呢？以一個青年女子，能把丈夫害死，還能將屍首移在牀下，能令白色衣裳，不雜血痕，真是可怪的很。又納悶道：殺夫之後，既打算自己尋死，為何不就用凶刀自刎，反把他送到東房，自己又到廚房，去投水缸呢？一面想著，一面細問。

又想著方才光景，烏公雖未申飭，那種問兇器的意思，就是不以為然，我若隨聲附和，再說范氏，一來與連升氣不出，二來也說不下去。正自思索，背後走來一人，拍了鈕福一掌。鈕福忙的回頭，那人又咚咚的跪了。鈕福忙問道：「誰這麼打哈哈，嚇了我一身汗。」連問數遍，左右無人。又嚷道：「你再不言語，我可要罵了。」話未說完，只見有幾人提燈，自東跑來。

又見有槍隊數人，拉馬走來。西面有看街兵丁，高聲喊道：「鶴大人、普大人，六條衙門往西咧。」鈕福忙止腳步，一面將號衣大衫兒脫下折疊，望見烏公門首，鶴、普二公先後上馬，烏公亦隨後相送。有技勇槍隊等，左右圍護，擁著鶴公、普公，往西去了。鈕福在牆陰之下，看得逼真，把拍肩的那人，罵了半日，也沒有問出是誰來。只得低頭忍氣，悻悻的回家。

這鈕福家裡，也沒有別人。只有母親媳婦娘兒三個度日。

到了門首，只見人山人海，圍著看熱鬧，裡面有婦人聲音，高聲罵道：「街坊四鄰，你們都聽聽。如今這年月，顛倒兒顛拉，媳婦是祖宗，婆婆是家奴，你們給評評，是我昏了，是她欺辱我。」又一人勸道：「大姐，您家去罷。三更半夜滿街上嚷嚷什麼？是了也就是了，就是怎麼說呢？」那老婦又哭著道：「噯喲，姐姐們您可不知道啊，自從我們三靈兒，補了口分之後，喝。這位公主女，就上了天兒了。喝，福田造化啦，爺爺兒能掙錢什麼薰魚兒咧，灌腸咧，成天際亂填塞。我今兒喝點豆汁兒，她就驢臉子瓜搭。立刻就給我個樣兒。我這老婆子，豈不是越活越冤嗎？」一面數落，一面痛哭。有旁人勸道：「老太太，不用說了。家家觀世時，到處彌勒佛。誰家過日子都有本難念的經。」說著，將老婦攙起，又勸解道：「三更半夜的，您進去歇歇兒罷。」這一片話，鈕福站在一旁，聽了逼真，知是母親與媳婦愛氏，不定又因為什麼，鬧了些個閒氣。遂用手分開眾人，一面道著借光，一面說：「街坊鄰舍，這不是謀害親夫春阿氏害人呢！」又向他母親說道：「這麼大年紀，您又怎麼了？」眾人亦勸道：「得了，您家去歇著罷。」說著，拉拉扯扯，把張氏攙入。鈕福對著眾人道說勞駕，又笑道：「無緣無故，又惹得街坊笑話。這是怎麼說呢？」眾人皆陪笑道：「不要緊，不要緊。居家度日，這是常有的事嗎。俗語說：悻晦爺娘，不下雨的天，您也不用言語了。」說著，又向鈕福打聽春阿氏的消息。鈕福道：「咳，不用提了。總算春阿氏有點兒來歷，不知她怎麼弄的，居然白話報上，直替她伸冤，那山巷議論，更不用細提了。」又有一人道：「鈕子，你看見沒有？帽兒衙門西口，貼了些匿名揭帖，帖上話語，罵是提督衙門，說承審司員，有個叫金某的，不案案由，膽敢以非刑拷問，屈打成招。看的主兒，全都極其憤懣，很替阿氏不平。你說北衙門裡，有多麼事惡。」又有一人道：「你說的笑話兒還校聽說北衙門的司官，昨天在什剎海飯莊子，要賄賂報館的主筆。」

主筆不受，今天在白話報上。又給合盤托出了，你說有多麼笑話呀！」鈺福亦陪笑答道：「衙門的官事，本來是瞎鬧。報館的新聞，也不可當作真事。告訴您幾位說罷，阿氏的根底，滿在我肚子裡呢。我們的親戚，跟他娘家，拉扯著是親戚。深兒裡的事，你就不用問了。天長日久，總有個水落石出。

眾人聽了此話，皆欲再問，忽見鈺福媳婦愛氏匆匆自門內走出，淚眼婆娑，拍了鈺福一掌，淒淒切切的道：「你家裡來瞧瞧，德樹堂大哥來了好半天啦。」又見有一人走出，趕向鈺福道：「嘿，老台，方才在六條衢衢，實在是我的錯。」說罷，請了個安。鈺福亦忙著還禮，抬頭一看，正是德樹堂，不由得恍然大悟，遂對了德樹堂道：「嘿，花鼻鼻兒，在早期影子裡，沒那麼嚇人的。」德樹堂道：「得咧，我拍你一巴掌，也沒那麼罵人的。」說著，兩人都笑了。鈺福與鄰家眾人道了費心，又說家裡閒吵，叫老街坊見笑，手拉著德樹堂，一同走人。見母親張氏，坐此炕上，猶自灑淚。鈺福道：「你這是何苦，因為豆兒大的事，吵煩什麼？招惹一群人，有多麼笑話兒呀。」

一語未了，張氏又高聲嚷道：「嘔，是了，你娶了媳婦不要媽了麼？」一面說一面哭。德樹堂忙的解勸，又叫著愛氏道：「弟妹，你給老太太陪個不是。平白無故，這是怎麼說呢？」愛氏亦一面擦淚，走來請安。德樹堂道：「太太你罷我了。」張氏一面擦淚，反倒扭過頭來，嗚嗚哭道：「我可受不起。灶王爺多麼大，我們大奶奶多麼大。叫她給我請安，不是折我壽麼？」

將來他爺爺兒，還要供起她來呢。」鈺福聽了此話，滿臉冒火，不容分說，揪過愛氏，按倒便打。德樹堂嚷道：「嘿，鈺子，這是怎麼說，這不是誠心敬意跟我不來嗎。」說著，把鈺福拉祝愛氏倒在地上，又哭又喊，又用頭撞地道：「你宰了我啞，我不愛活著了。」鈺福撒了愛氏，氣還未息，不提防炕上張氏，又哭又喊的鬧了起來，又忙的跑過，一面把鈺福勸住，將愛氏拉起，一面勸著張氏，先到別屋裡坐著，大家你言我語，連德樹堂等，都過去請安，勸說老太太不用生氣。又回來勸鈺福道：「居家度日，沒這樣打開的。老太太年老糊塗，尚有可要好端端的你揪住弟妹就打，那還行了嗎！老太太說她，你就別言語了。」鈺福挽了辮發，粗脖紅筋的道：「咱們是外場的人，像這宗事情，能壓的下去嗎，饒這麼著，還鬧些閒排兒呢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與德樹堂斟茶，又喚愛氏道：「嘿，你把爐子裡添一點兒炭，再做一吊兒水去。」愛氏坐在一旁，裝作未聞，一面用手巾擦淚，竟自不理。鈺福說了兩遍，並不答言。

德樹堂道：「老台，你不用張羅，我也不喝了，正經你明天早起，同我一趟城，一來為阿氏的案，二來天橋西邊兒，新開了一座茶館，也有酒罈子，代賣熟雞子、鹹花生等等，我請你個酒喝，咱們再詳細談談。」鈺福一面說話，一面賭著氣掣起茶壺來，自去簷下泵水。又叫德樹堂道：「嘿，德子，這陣兒院子很覺涼快，咱們在院裡坐著罷。」德樹堂道：「弟妹，您也歇著罷。鈺子的脾氣，你難道不知道麼？」說著，卷了長衣服，出來向鈺福道：「你不用煎水了，咱門明天見罷。」鈺福放了辮子，隨後相送。又打聽連升、潤喜，今天在哪裡該班兒，德樹堂道：「他們摸普雲去，還沒有回來呢。大概今天晚上，總可以勾下來。連二也調查實啦，春英是范氏所害，有普雲幫凶。你費了會子事，恐怕你要擔不是。」鈺福道：「咳，味兒事，咱們哥兒門的話，當差也吃飯，不當差也吃飯。連二的話，咱門是好歹心裡分啦。要說春阿氏的話，滿在我肚子裡呢。久日以後，你准得知道。現在的話，攔著他的放著我的，井水不礙河水路，好漢作了好漢當。」德樹堂贊道：「嘿，得，好朋友，說句怎麼的話罷，這件事情，滿聽你的招呼，有時要外撒枝兒，向著連二的話，你盡管吐沫唾我。」說著，去了。

至次日早起。德樹堂來找鈺福，欲往公泰軒茶社。與那茶友祥某，探聽文光家內出事的緣由。不想鈺福因昨晚婆媳嘔氣，直鬧至日出，亦未合眼。忽聽德樹堂在外呼喚，忙的出來道：「喝，你倒早班兒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讓德樹堂進去，好一同出去。德樹堂再三不肯，說是天已不早，公泰軒裡有祥爺等著呢。

鈺福不便再讓，回去換了衣服，同著德樹堂，迤往公泰軒一路而來。鈺福為著家事，懊惱已極。又因一夜未睡，一路上垂頭喪氣，悶悶不樂，德樹堂道：「家務事小，你不用掛在心上。」

平白無故，皺什麼眉毛呢？」鈺福道：「我不是皺眉毛，因為我們家務事，我倒想起春英來了。居家度日，這些閒話口舌，最容易出事。阿氏的姦夫，雖未訪明是誰，可是殺害春英時，也未必有人幫忙。不必說平素不和，就便是恩愛夫妻，也許有殺夫時候。」這一句話，說的德樹堂笑個不住，扯著鈺福道：「嘿，老台，我同你並不玩笑。怎麼著，我們弟妹，也要殺你嗎？」鈺福亦笑道：「別打哈哈，我想夫婦之間，真有些難說難道。昨日我們那一位，哭個死去活來。若說老太太，也不是不糊塗，成日閒閒話到晚，把我們那一位，所給鬧急了。橫豎她悻悻謬謬的，鬧了幾句，把老太太惹翻了。按說因為豆汁兒，很不值當，從你走後，老太太並沒言語，我想著也就完了，誰想她連哭帶鬧，吵了一夜，連枕頭籠布，全都哭濕啦。我想著背地教妻，勸勸就完啦。誰想到越勸越央，抓過剪子來，就往肚子上紮，嚇得我連忙搶說句丟人的話罷，我直點兒央給她，你猜怎麼著？不勸還好，勸了半天，她奪過剪子去，反要紮我。不然，就又哭又鬧，要死在一處罷。你想我這心裡。有多麼難過。莫非那阿氏殺夫，也是這宗情形？」德樹堂搖首道：「不能不能。若是阿氏所害，她的衣服上，必有血跡。現在她身上有傷，衣上沒血，哪能是她呢。」鈺福道：「噯，那可別說。若是害人時，沒穿著衣裳，又那能沾血呢？」德樹堂道：「你這混鑽點子，也算有理。但是阿氏的傷，又是哪裡來的呢？」鈺福道：「你想這情理呀，昨天晚晌，那樣蠻鬧，我實在忍不住氣，所以才捶她幾拳。不因為捶她，也不能合我拼命。

難道春英死時，就不許打人。淨等著人砍麼？」德樹堂道：「有理，有理，我不同你抬槓了，你真是自家窩兒擺酒，關上門訪事。」說的鈺福也笑了。德樹堂道：「我告訴你說，家裡的事，不用碎咕唧了。要比春阿氏的話，咱們家裡頭，沒那德行。」

二人一面說著，來至公泰茶社，祥某見了二人，站起讓道：「二位在哪裡喝呢？怎麼這兩天，心也沒來？」德樹堂一面洗碗。陪著笑道：「哪兒也沒去，淨跑了西大院兒了。」祥某道：「那麼菊兒衢衢的事情怎麼樣了？」德樹堂道：「您沒聽說麼，春阿氏滿都認了，」祥某道：「認是認了，無奈這件事情，阿氏是被屈含冤，受刑不過呀，人家洋報上，說的不錯。」

一款一款的，全給指實啦。范氏的外號，叫做蓋九城，平素就大不安分，因嫌阿氏礙眼，所以才下這毒著兒。我聽朋友說，阿氏在家的時候，極為安穩。過門之後，因范氏不正經，兒媳婦時常撞見，父背前面後，常跟他丈夫提說。說春英是粗鹵漢兒，一肚子氣憤，打算要替父捉奸。因此蓋九城，積恨在心，您說阿氏那些口供，不是冤枉嗎？」鈺福在旁笑道：「冤與不冤，尚在兩可。我聽旁人說，阿氏在家的時候，也不大安分。」

不知這個議論，還是真哪是假呀？」祥某搖頭道：「這可是造謠言。我與文家本是衢衢街坊，阿氏的胞弟，與我們少爺同學，身兒裡的事，還能瞞我嗎。」又向德樹堂道：「提起話兒長。

大概的話，德爺也知道。我們東屋街坊任家，有個本家的哥哥，現在窮部裡當差。阿氏的家務，他知之最詳。昨天晚上，我們談論半天。他說白話報登的甚確，所說的話語，也極其近理。

他說阿氏行情，既是婆婆媳婦，帶著小姑子去的，為什麼送三之後，他公公文光，單單把兒媳婦接回。這一件事，就是可疑的地方。再者阿氏既打算自盡尋死，又供說心裡一陣發迷，將夫殺死。殺夫之後，心裡轉又明白了，這都是亙古至今，從來未有的事情。既然是心明畏罪，手持切菜刀，何不自荊豈有拋去菜刀，又跑到廚房裡去投水缸的道理，既豁得出投水缸，就豁得出抹脖子。哪有到尋死時，還挑三挑四，再找舒服的道理。我想這件事，阿氏是被屈含冤，無可疑義了。那白話報上，也登得有理。阿氏的原供，多有可疑之點。不信，你們二位，也仔細瞧瞧。」旁有一人道：「你們二位，聽說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鈺福一面喝茶，照著祥某所說，敷衍了一遍。又笑道：「橫豎這案裡，總有貓兒溺，不然也不能吵嚷。」幾人一面說著，德樹堂道：「大哥貴姓？府上在哪裡住家？」那人笑答道：「賤姓李，在鼓樓後頭住家。」答完了話，又與鈺福道：「我想這件事，也很納悶。中國的官事，向來就不認真。俗語說：屈死不告狀，真應了那句話了。若以公理而論，春英躺在牀上，既被阿氏一刀砍在脖子上，無論是什麼好漢，亦沒有騰身起來，罵完了才死的理。」祥某亦歎氣道：「噯，是非真假，只要有銀子，就能打陽面兒官司。當初小二韓，有句膽大的話，他說不怕官場中有天大的事，只要有地大的銀子，就可能翻得過來。」

這句話雖是吹牛，仔細一想，頗有道理。如今阿氏母女，若比文光有錢，不信這官司不贏。慢說是一條人命，就便是百八十條，也怕是拿錢鼓搗。」四人正談得高興，忽見有一人過來，先會了祥某茶資，說是今天晌午，春阿氏過部，約著祥、李二人，同去看熱鬧。要知是如何光景，且看下文分解。